

乡音密码

张淑清

奶奶盘腿坐在炕上，用篦子给我刮虱子，一张报纸蠕动着十几只虱子，一声颤悠悠的吆喝挤进房间，“破烂换粮食喽——收长头发，废纸壳咧。”奶奶放下篦子，打开她的檀木箱子，取出一绺长发，掂着小脚朝大街晃去。

隔三五五都能在这个光景，听到北屯秃子的喊声，他的嗓音略带沙哑，有评书名人单田芳的味道。大家习惯秃子的声音，他的毛驴架子车停在屯中央老柳树下，女人们就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手里捏着破铜烂铁将秃子围得水泄不通。那时候的日子紧巴，秃子会做生意，把在县城批发来的针头线脑、雪花膏、头绳，还有孩子的红兜肚，盛在一个木头箱子里，一只木头箱子装换来的废品，另一只箱子装谷物。秃子人很好，有女人泼实换的物什斤数不够，抓起来就走，秃子也不恼，嘴里叨咕着“呸呸呸，这刁娘们不省油的灯”不了了之，也不追。秃子的脑门像一只灯泡，四周稀稀拉拉绕了一圈头发，娶了一个二婚老婆，领来俩丫头，别人嘲笑他，就稀罕二锅头。秃子龇牙笑笑，“这样多好，一进门就有闺女管我叫爹，老了有人给我酒喝，你眼气吧？”秃子一来，屯子就醒了。醒了的屯子，站在高处俯瞰着一草一木，山川湖泊。秃子心满意足，柳条鞭子一抖，啪啪作响，赶着毛驴车往外撵去，身后是他高音唱着的黄梅戏天仙配：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我与娘子把家还……

秃子刚走，火烧张飞就骑着一辆自行车来了，车托泊着一只鱼漂做的白色方盒子。在阳光底下分外耀眼，火烧张飞真名叫张占，二十七八岁，磕磕巴巴，说完一句话也能将他累半死，奇怪的是他叫卖起来还挺顺溜——火烧啦，新出炉的火烧，正宗的烤炉火烧，不好吃不要钱嘛。他眼珠子小，一笑就眯成一道缝，加上那会子广播里讲评书三国演义，爷们就给他起了绰号火烧张飞。我们顶喜欢火烧张飞，他卖货不奸诈，缺个三分二分的，挥挥手就放行。火烧张飞的火烧确实有嚼头，面粉不掺假，烤得火候恰到好处，老远的就可闻到火烧的麦香。我们最盼火烧张飞来屯子，不仅吃一次喷喷香的火烧，还同他扯闲篇，我愿意看火烧张飞白净的脸，大眼睛。奶奶真怪我小小年纪就花痴，我赌气不让奶奶梳头。

火烧张飞后来不卖火烧，跟他二叔学瓦匠，手艺人赚钱呢，我埋怨自己长得慢，要是像邻家三姐一般大多好，和火烧张飞谈恋爱，留住他。没有火烧张飞在上午九点钟的叫卖，颇觉时间难熬。好在快晌午时，南坡屯的李老五蹬着一辆叽哩咣啷的三轮车，拖斗躺着一丛绿油油的青菜，一股风似的掀来。

十月后的乡下，菜篮子有些枯萎。李老五的聪明之处就是借机发挥，你有我无，你无我有，认清市场形势，逆流而上。李老五卖菜，用一只喇叭喊，事先把他的叫卖声录下来按在扩音器里，到了目的地，一摁就蹦出清脆的声音，在屯子当间一靠，喇叭一放，山巅上也传出回音。特别的洪亮大气，不像秃子和火烧张飞小家碧玉似的吆喝。

李老五的菜，无非就是几扎油汪汪的韭菜，几捆绿莹莹的菠菜，几刀子雪里蕻。他有个不多卖的习惯，拉得多了卖不了，带回家又舍不得吃，第二天菜色浮黄，没人买。李老五脸皮厚，像猪似的邈邈，还花哨，趁着女人挑菜，伸手摸一把前胸，惹得对方鬼哭狼嚎，撒泼多拿走一捆菜罢休。奶奶买菜，嘱咐我离他远点，年纪小记不住，有一回凑在三轮车前，硬生生被他捏了脸蛋，我哇哇大哭，奶奶是斯文人，训了一顿李老五，转身拉着我就走。

冬天的屯子冷清些，落过几场雪后，大街上的叫卖声又响亮起来：卖糖葫芦、爆米花、香烛烧纸、年画对联的，一波一波潮水似的席卷而来。奶奶牵着我的手，看货色质量好，就打发我请来父亲买。那年月的冬季，每一缕光阴都是被年味渗透过的。我们伸着耳朵听街上是否有叫卖声，每一声吆喝散发着黄土地的气味，陈年老酒般甘醇的乡音。

离开村庄住进城市，每每巷子里传来磨剪子戗菜刀的声音，总会驻足听一会儿，心早飞回乡音盛开的故乡。

留鸟

葛亚夫

冬天，风声鹤唳，枯叶零落。那些鸟儿，也中箭般陨落，然后挨着地面拔地而起，把失重的心拉起、升高。这些冬日的留鸟，总能把寒冷、萧瑟的生活，打点得有声有色。

和人一样，鸟也离不开树。隐居整个夏天，北风一紧，它们就抢在雪落前“溯洄”村庄。冬日过于空旷、寒冷，无论鸟，还是人，都需要相互依偎着，取暖。天寒地冻，时间也慢，蹑手蹑脚，这既让人和鸟有充裕的时间相处，却也危机四伏。

麻雀、喜鹊和白头翁，虽说不上人人喊打，也不受待见。寒冬腊月，村人也饥寒交迫，它们为何不肯离去？父亲醉醺醺地说，这是命！它们是留鸟，注定要留下来，给我打牙祭。

为何是留鸟呢？我问。父亲打个饱嗝，敲敲我的脑门：笨呗！飞不到南方越冬，就只能待这里，受罪。就像你，如果不好好学习，也是“留鸟”，



家园 李海波 摄

现在是留级，将来是窝在这沓晃村庄里，跟我一起“打牛腿”，冬天逮留鸟下酒……

我听得一惊一乍。那时，我尚不知父亲过得好坏，但我不想学他做留鸟，我想做候鸟，比如燕子，寒冬时离开，到温暖的地方越冬。我开始努力学习，知道了那个地方叫城市，也知道了留鸟为何不受欢迎——它们太恋旧，裹足不前就等于作茧自缚。

麻雀不思进取，得过且过，把人家的屋檐当作世外桃源，不问世事；喜鹊不事稼穡，跑腿送信，把人家的喜事当成自己的事业，一事无成；白头翁不学无术，朝三暮四，顶着“白头”的箴言，以儆效尤。我的怜悯和童话一起破灭，它们活该是留鸟，留在寒冬受罪。

我如愿成了候鸟。先是在城里上学，一年回家几次；然后工作，几年回家一次。那些留鸟，仿佛自惭形秽，也收敛起喧闹和身影。冬天，村庄安静、荒凉起来。我问父亲，留鸟怎么越来越少了？父亲意味深长地望着我：都飞走了吧？谁愿留这沓晃里！

我取笑父亲：肯定是被你吃光了！父亲苦笑，叹口气，没吱声。在村庄转悠，才发现飞走的不只是留鸟，还有那些吊儿郎当的伙伴。不止冬天，春夏秋，他们也在城里“越冬”。没有了鸟飞蛙跳的村庄，也失去灵性，渐渐成为父亲那辈人的“荒冢”。

每次离家回城，父亲都不送我，闷闷不乐。我迁户口时，他半年没理我。我不明白，也没在意。接他进城住，他不肯，我数落他就是留鸟，跟不上时代。他苦笑：这是命！

父亲和叔伯喜欢靠着墙根，晒太阳。他们迷离着眼，说些杳远的话，浮浮沉沉。他们不明白，千万年都这样过来了，却在他们老时，时光上演一场空城计。

看《鬼纳特》。儿子移居国外，母亲没能等到他回来，就去世了。办完丧事，儿子想卖掉房子，带纳特离开。纳特愤懑地说：“我把你抚养成才有什么错？我是让你出去学习，并没让你留在那里……”我忽地很难过，想起父亲，他就像只白头翁，固守在家的墙根上。

我一直都误解了。寒冬里，留鸟是村庄的精灵，而子女则是父母的精灵。

舅舅的龅牙

刘士帅

舅舅小时候长得眉眼清秀，一笑满口小白牙，村里人见了，没有不夸的。十几岁那年夏天，有天早晨醒来，舅舅忽然觉得门牙附近又疼又痒，跑到镜子跟前一看，原本长得齐整的牙齿旁边靠上的位置，竟又钻出了一颗新牙。姥姥说，这是随你姥爷，要长龅牙呀。

舅舅很不开心，却又毫无办法。当厨子的姥爷劝舅舅：“龅牙一尊，吃满乾坤。”姥爷夸舅舅和他一样有口福，将来也是当厨子的料。舅舅却不以为然，当厨子有什么好，脑袋大脖子粗的，我可不喜欢。可不管舅舅多么不情愿，他的龅牙还是占据了她的口腔。渐渐的，舅舅的龅牙，撑起了他原本好看的嘴角，平时不用力抿嘴，根本闭合不上。

当时的农村，人们少有刷牙的习惯，充其量只是漱漱口。舅舅的龅牙长得不是地方，吃口饭就塞牙，特别容易滋生细菌，引起牙痛。无奈之下，舅舅很早就学会了刷牙。学生时代的舅舅，虽然长了难看的龅牙，可因为每天坚持刷牙，口气清新，反倒多得了些女生的青睐。

到了适婚年龄，舅舅跟着媒人去相亲。怕人看见他的龅牙，舅舅故意抿着嘴儿，轻易不说话。媒人问后来的舅妈，对舅舅印象怎么样。舅妈说哪都好，就是有点腼腆，不太爱说话。媒人当然

清楚是怎么回事，赶紧打圆场，腼腆好啊，这样的人，心秀。

舅舅跟舅妈谈恋爱那会，专挑傍晚见面，到了舅妈家，天儿也快黑了。舅妈说舅舅不怀好意，舅舅一改往日的腼腆劲儿，指着头顶的月亮说，谈恋爱，当然要花前月下。等到舅妈发现舅舅的龅牙，她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个通情达理又懂事体贴的小伙子。

成年后的舅舅没有听从姥爷的安排，努力做一个厨子。改革开放那会儿，他考取了乡镇企业的业务员，天南海北把业务做得风生水起。舅舅常说：“我这是龅牙一架，走遍天下。”村里人见了舅妈就打趣：“你家男人天天东跑西颠的，外面诱惑那么多，你真放心？哪如老老实实在家种地？”舅妈眉毛一挑：“就冲他张嘴那颗龅牙，谁能稀罕他？也就是我，稀里糊涂被他骗到手。”舅妈说完，眼角眉梢竟都是满足。

舅舅做了一辈子业务员，供养出了两个大学生，让全家人过上了幸福的好日子，村里人说起舅舅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。

如今，舅舅老了，可因为年轻时养成的良好爱牙习惯，一口牙居然完好无损。舅舅现在逢人特爱笑，一笑就露出那颗龅牙，阳光下，白得发亮，喜气迎人。